

《生旦净末》 文化的跨界整合

编剧:李 玮

导演、摄影:李晨声

美术:郝静远

主演:刘佩琦 大卫·郑 宋春丽

故事梗概:曾是当红旦角、因与张金和发生冲突愤而出走的女儿关哥突然从新西兰回来,没与他照面便把儿子留下,张金和甚是气愤,拒不认领洋外孙杰福瑞。经过几番碰撞,爷孙俩互相接受了对方,张金和甚至收他为徒传授京剧。关哥终于有了音信,原来身患绝症她才回到中国,父女俩终于敞开心扉,当年旦角的簪子确是她拿的,但仅玩玩而已却未能及时放回,女儿抱恨离世。不想女婿的委托人却来向张金和要杰福瑞,张金和带着外孙不辞而别,说要过了十二年才答应杰福瑞回到他父亲那。经过仪式化的十二天(年),张金和买了一个蛋糕给杰福瑞过“十八岁”的生日,然后让他回到父亲那里。

2002年1月18日,李晨声导演携新作《生旦净末》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举行了观摩座谈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三制片分公司经理黄军,影片的演员刘佩琦、大卫、薛白和在京的部分电影评论家出席座谈会,会议由本刊主编王人殷主持。现将部分发言摘登如下。

黄式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影片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跨界,跨界是指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在一种碰撞的复杂过程中所达到的新的整合。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银幕故事我们看过不少,有的影片非常矫情但有商业炒作。之前我以为这是一部戏曲片,但这不是一部戏曲片,而是打破了戏和人生的一种界限。就当前中国人世的特定背景来说,电影人的担子更重了,主要在于能不能拍出中国文化品牌的片子。成龙的很多影片就没有体现出中国的文化,很多是被好莱坞收编的。我就说一个“三太计划”,美国人要挖掘太平洋地区的题材;要聘用太平洋地区的优秀人才;要打太平洋地区的市场。这两年我们的学生也有做到了华纳等公司的老总,其实他们做的都是“洋买办”的东西,他们了解中国市场,但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伪中国牌的,好莱坞也有中国的东西,但卖的却是“假唐三彩”,包括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以及郑晓龙导演的《刮痧》,相当有开拓但还是比较矫情。《南方周末》记者评选出了“2001年中国代表作”,名列前茅的就是《刮痧》和《大腕》,其实2001年的中国电影世纪末的一年,没有真正中国派的代表作。这部影片是2002年我看到的最中国派的,这是我真正的感想。我在VOA(美国之音)的电视版上做过一次节目,就是讲“假唐三彩”,当时《卧虎藏龙》刚刚得奖,我就对李安说这是好莱坞在洗牌。在这转型的关口,美国要注意亚洲,要打“三太计划”,首先《大腕》进了“三太”,然后是《英雄》和《天地英雄》,美国人愿意给钱,但是张艺谋等人的创作上的自由一点也没有了,拍摄现场有一个营的战士在保卫,不许有任何的媒体消息走漏。可以说进入“三太”之后,我们艺术家的主体创作意识被压制了,或者说不能完整地体现。我并不对这些影片抱多大的期待,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打出来的是真正的中国派。在这样一个世纪转型的特殊年代,中国电影怎样走出国门怎样跨界?这个题目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很多人来做。

这部影片没有知名人物来操作,也说不上有什么大的规模,可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心里憋得慌。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带悲剧意味的东西,但它又是那么准确地写出了这个特殊年代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无奈。影片的英文名字叫“Go Home”很准确,女儿想回家、小外孙想回家,他们

的心还是回家了，很朴素。十二天就是十二年，法律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孩子还是回到了父亲身边，符合西方的文化。老少两代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打动人心的，特别是中间穿插了妈妈走了。还有一个唱戏的管子是在一瞬间没有能够及时地还回去，构成了一辈子的遗憾。这里故事写得很深，开掘了人性，是在两种文化沟通中间产生的真正的冲撞、磨合和达到一个新的整合。这个片子的立意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空间里、在文化的平台上找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总体构思上不凡、不俗、有突破。我原先就没有期待能够看到这样一部好的影片，很偶然地给我这样一种冲撞，我感到中国电影很有希望，我们的艺术家并没有被市场的浮躁所左右。但可惜的是这样的亮点在目前的银幕上是比较少的，不过越来越多地会出现。

开始我还纳闷为什么这部影片是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看了之后才知道影片真正的视角竟然从儿童的视角解剖了三代人至今如此深的关系，儿童影片一点也不奇怪。就像伊朗的片子全部题材都是小孩，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写，因为独裁政治经济不能写，女人戴面纱不能写，只有小孩可以写。小孩这个空间真正是一个家庭的缩影。小孩的遭遇、心态、对成人世界的眼光，这部影片都表现了。外公在后面唱包公，孩子咬着牙没有哭没有流眼泪，因为奶奶告诉他上了飞机之后再哭，孩子真懂事。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看了之后，你说不出来，但却非常好，他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了世纪转型关头东西方文化一旦碰撞之后，特别是在伦理的环境当中应该怎样相处的重大问题。影片中最绝的是外公帮外孙祝贺生日，挖掘得很深。孩子即使到了新西兰，他的父亲再也无法扭曲他了，因为有外公和妈妈两盏灯会一直陪伴他，这是中国文化的灯。我衷心地希望来福真正是中国的孩子，中国电影也是如此。中国电影进入“三太”以后怎么办？进入“三太”不见得都是坏事情，起码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市场的严峻性和严酷性，任何人想改变都是不可能的，包括我们的权力结构都不行，但只有扎根在中国人心底很深很厚的文化感触、文化脉络、文化情趣则是可以坚持的。我佩服这部影片的导演、编剧等艺术家能够做得那么好。

影片中妈妈和儿子之间的沟通做得弱了些，还

有外公和他的戏曲朋友生活的老北京戏班子的环境、京剧味道少了一些，现代式建筑多了一些，有些拍得过于唯美了一些，如果摄影上更纯朴些、将京剧环境积淀得更深厚一些，影片会更好。

吴天明（导演）：看了这部影片我非常感动。首先现在的中国还有人这样拍电影，我感觉找到了我的同类。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不论在人文还是在社会意义上，艺术家们这种坚持艺术电影的精神都是可贵的、还要坚持的，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

这部影片整体上非常不错，尤其是导演和摄影是一个人，结合得非常好，用镜头、光影、构图来说话，表达了影片的主题、导演和编剧想说的话，这是用任何语言所无法形容的，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优点。景选得精彩，李晨声得过两次金鸡奖的摄影奖，起码在造型上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几个演员都不错。这是李晨声同志独立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我要表示衷心的祝贺。影片等于将年轻的导演和老辣的摄影两者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那么好。选用了这样一个题材，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运用了很现代的手法，非常不错。每一个画面拍得非常细，追求信息量，又很简练。影片整体上还有一些楞的地方可以再圆润一些，宋春丽的表演几处过了一点，最后刘佩琦唱黑头在大厅里唱比较别扭。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作为一个范本来研究，包括导演、摄影等优点，当然也包括缺点。

李准（中国文联·研究员）：这部影片确实是很特别很有意味的，既是有意味的形式也是有意味的内容。影片在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个巧妙的视角，通过一个小院里三代（主要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祖孙两代），演绎了当代中国老百姓面临的文化中的处境。两代人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的和世界的，几个维度都串在了一个故事里面。《生旦净末》看上去很一般，其实是一个有文化意味的题目。生旦净末，人生百态，从表层意义上说是一个叙事的切入点，从文化身份方面来说，就是舞台大社会、社会小舞台，实际上写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人生百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心理意味和心理转折。

影片中的祖孙两代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两代，中间还有女儿和父亲之间的矛盾这一不确定的因素，留下了不少悬念。越往后看，影片越是不错。影片实际上是有两条线，一条是祖孙两代不同

文化背景的碰撞和融合，一条是父亲和女儿舞台追求、人生追求、价值认同的碰撞和融合。影片的底蕴是民族文化的東西能不能接受时代的考验，同时能不能吸收一些新的东西，还有就是亲情。儿童本来就是世界性的题材，何况加上亲情。亲情的认同这个点找得很好。中华文化在亲情中的优势在当前条件下应该有开放性的姿态，应当有新的生长。

片中中西文化的比较，没有贬低哪一方。非常真实自然地出现了民族文化的优势，比如人和自然关系，中国人比较讲究和谐，西方讲究人和自然的征服。关于人和他人的关系，西方讲究独立，小孩子对父母直呼其名，中国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张金和后来也接受了，中国人比较讲究亲情，讲究礼，当然也讲究等级。中国人有民族文化的优势，也有它的短处。张金和最后走向开放，用西方的方式，买了蛋糕。

有的地方可以打磨得更圆一些。对于一般观众，父女的矛盾可以交代得更清楚些。姑娘和儿子的联系可以再强化一点。时代背景应该用艺术的方式交代得更具体一点。

这部影片是放在世界文化相互撞击的背景，二十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遗产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很有可能丧失文化的自我。每年甚至每天都有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态在消失。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影片形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张金和所面临的问题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我们民族在文化上所面临的课题。

蔡继渭（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这部影片在形象的运用方面有它的特色，特别是在特写方面，比如刚开始花脸，穿衣服，水蒸气喷那个壶，一直到鞋，然后出字幕……这样观众的情绪就进去了。这些特写镜头既单纯又复杂，说它单纯因为画面里面就一样东西，说它复杂因为有的时候它就像一扇门似的，经过这个门洞，里面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这部影片把特写的功能发挥出来了，使我们感受到大量的信息在特写的后面。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交代两代人、两个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它实际上是一种感情上的、情绪上的传递。我在看影片的时候，通过具体情节的感动，倒是忘了具体情节在哪里，总感觉到一种很善良

的、美好的心……把其他的差异都忘了。觉得人要是这样，也应该这样，但也不容易这样，所以能够这样就特别感动。

影片的优点是超越了具体的情节，给人感受到一种情绪上的特别是一种从古到今都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善。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是性本善，但是两千年性本恶又存在着，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超越了文化、超越了国界。小孩跟姥爷的沟通，小蛐蛐的特写镜头很有意味。影片中出现了蛐蛐向黄豆靠拢的一个小镜头，然后小孩开始吃饭，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让人感觉到一种滋味。这样从小镜头往外扩散开去，整部影片的兴奋点马上起来了。还有风筝，小孩上到房顶上看到风筝，这个风筝恰恰是一个大风筝，这样我们马上会想到他的母亲、还有一系列的东西。这是特写的功能，但是我们想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风筝本身这个镜头，使我们想到前后的情节，贯穿的人物关系，想到很多很多。所以特写的运用非常成功。这些特写的运用还结合到一些全景，这样就不仅仅是人物，复杂的环境、复杂的时代都交代清楚了，比如从那个大楼摇下来，摇到两个人谈话的镜头。如果避开了那个大楼就比较单一了，有了这个大楼就是我们这个变化的时代。这个镜头一摇就有很多信息量。

谈到演员，整体是非常成功的。他都要自我磨练，最后才能向完善、完美的境界靠上去。小孩是非常单纯的，他的反应应该带有灵感性的，带有天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愿意看到这个小孩，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小孩怎么反应。我们不仅仅是探索小孩是什么心理，相反通过小孩折射给我们的是更复杂的外部世界，是我们在其中的世界。这个小孩表演也不错。小孩自然有他的生活习惯，喝可乐，但共同点都一样，所以最终都包容了，比如对蛐蛐、对戏曲、对风筝……

这部影片把很多过程简化了，对许多情绪描写得充分。到最后爷爷带孙子到了很多地方，这都是感情的互相融合，不仅是他俩，更是对观众也是一个融合。因为观众也是带着善良美好的心去观看这部影片，而这个愿望是能得到满足的。

钟大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开头一组特写镜头给我非常强烈的震撼，都是传统戏班的生活方式的截取，这组镜头一气下来之后又变温了，我觉得这部戏的讲述方式很有味道。这组镜头让我们

对这部电影的叙述方式和文化内涵有一种期待。这些东西确实反映了对电影的独特理解，特别是从视觉的角度来抓住观众这一点。接下来两个人关系比较融洽，期间发展过程中的半个多小时就有一些不能给观众强烈的震撼力。这是遗憾，使得开头的期待有一种失落。但最后逐渐发展到情感把握的核心，中间偏后的几场戏一直到小孩找到，整个很能抓住观众的心，提供给我们很多可以联想的东西。这部影片有利的一点就是，通过很多细节展示了非常广泛的文化内涵和思考，里边包括了许多小的情节进展甚至小方面的处理，比如簪子、以及医院里等多场戏。这些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兴趣点，其实包含了对两种文化很复杂的思考，而且推动了人物关系和情绪一点点深化，让人们对人物的理解和认同更强烈。

这部戏又是非常典型的、可以用来作为样品来分析的影片，它的成功和不足都是当代中国电影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这一个年龄组的创作群体面对现在的市场状况在拍摄影片时所做出抉择的典型代表，包括他们的艺术经验和现在电影艺术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包括一些艺术技巧上中国电影共同的长处和不足等。

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但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这部电影有点矫情，表现的意念非常强烈，不仅仅视觉上，还包括叙事上。实际上影片承载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部影片确实拍得很美，许多镜头的构图和剪接都非常有冲击力和美感。但是这些美感离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他选择了一种不太写实的风格化处理方式，但又是讲述一个非常细腻的人物关系的故事，这之间有一点割裂的感觉。特别是刘佩琦出来的那场戏非常细腻，因为戏曲的环境是非常独特的，有许多中国文化的東西，包括个人的追求、文化、人际关系等等。开头是这样，但到后来这些文化元素逐渐演变成一种符号化的东西。紫砂壶在第二场戏之后再也没有出现

过，但是我觉得这是把握人物行为方式的最重要代表，其实这些细节可以表现出人物许许多多的东西。但现在的电影中却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非常形式化的因素来表达，表达的时候很有力，但是从整个影片的结构来看，原本应该有的很深厚的文化内涵却被挤得比较窄了，包括风筝等许多东西。叙事层面上它的寓意或者直接的象征意义，我们在看影片时会强烈地感受到，但是就这些细节共同烘托一个整体的文化概念这一点上，我觉得还可以有很多功夫可做。但对于一个低成本、制作很快的电影，目前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我们要做一个艺术电影或者商业电影其实不重要，因为真正意义上说艺术和商业并不是根本冲突的，但是情节剧叙事和艺术片叙事方式是有许多不同的规律的。这部影片在编剧过程中有几处硬伤。整个影片是以人物来贯穿，根据对这个人物的逐步揭示来结构整部影片，应该说这也是能够强烈地打动观众的基本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影片中用了一些比较典型情节剧的叙述方式，而这些叙述方式跟整部影片的叙事之间构成一些矛盾，比如几个悬念的设置，包括第一封信、女儿身世、女儿与簪子等等。这些东西从戏剧性叙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叙事元素，但是就这部影片来说某种程度上它是妨碍人们情感感受的因素。这也是现在中国电影常见的问题，一方面要讲故事，一方面要贯穿情感冲击力，又要吸引观众，这几个因素之间如何来寻找合适的点，寻找和谐的方式，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整体上这部影片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这种干扰还是存在的，包括情节上吸引观众、最后又没有交待等等，因为后半部甩掉了很多东西，所以如果按照情节剧来理解则许多没有交待清楚，按照艺术片方式来理解则觉得有点飘。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就在于这部影片比较好，我期待它能够做得更加完美。

国昆根据录音整理